

# 魏書

## 卷八十七之九十二



2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50/28/29	73/19/68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50/28/29	73/19/68				

魏書卷八十七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閻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

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人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王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旣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旣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

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

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經斂祔率禮無闕自  
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  
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  
世同居行著州里詔金標榜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  
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  
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  
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  
始歸憲卽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

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  
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頽以事表聞詔令問狀  
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  
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  
有所訴聽爲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  
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  
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

魏書卷之二十七 列傳 三  
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  
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勅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  
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  
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爲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馬終不降屈爲賊所  
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  
斛有嚴季者亦爲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  
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爲員外散騎

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  
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  
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  
生曰爲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  
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  
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  
兵脇之曰汝能爲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  
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爲魏  
鬼不爲汝臣至羅彌怒絕其飲食從行者二十人皆降  
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

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金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總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之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

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諡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朮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桎梏侯仁終無漏泄朮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

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蚪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

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剗

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



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金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  
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  
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  
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金蹈  
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終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  
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  
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懦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

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叔季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徃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張恂字洪護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符

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之響九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臯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卽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

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臯侯諡曰宣

子純字道尚襲爵鎮遠將軍平臯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諡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卽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者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郟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瓊下帷誦讀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委之世

景旣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息兼領數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徙十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北虜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冲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毀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死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

之世景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  
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  
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  
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  
不諱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  
密詰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  
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  
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吏幹叩  
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  
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

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  
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為功曹起家太學博  
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  
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  
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蒞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  
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  
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獎  
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

裴叔業傳  
云閩慶亂天  
水人而此云  
不知何許人  
作史固非出  
一手耶何茅  
盾如此

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閩慶亂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  
勤厲俗頻年饑饉慶亂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民  
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  
曰案慶亂自蒞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已粟贍恤饑  
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資無以厲彼貪殘  
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  
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卽理謂合  
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

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  
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  
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問清濁卿  
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旣  
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  
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  
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  
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  
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  
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

辭勇及武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  
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  
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  
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  
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  
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  
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  
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吏迄今  
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史初亮之在陽  
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時并州刺史城

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  
徽音獲免二年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  
其子希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  
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鄰縣標其門  
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勞將  
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藉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  
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緣  
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

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并陘男  
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稱之又詣潯陽  
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  
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  
南秦軍前招慰逆氏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  
憂去職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肅宗初  
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至能問民疾  
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  
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  
刺史無御邊威略羣氏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  
卿除平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  
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爲葛榮  
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都督李瑾欲斬  
刺史元孚德纂遠出又勸榮以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  
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爲老舊令  
護博陵鉅鹿二郡纂以疾辭少時卒于家纂所歷任好  
行小惠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  
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  
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  
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  
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  
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  
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  
河東郡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  
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  
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  
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

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  
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  
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  
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  
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  
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  
不受賻祿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  
授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  
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諷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周太守入國父罔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便荷帙從師游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余朱榮官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春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

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掇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

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史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誠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堪稱職又行晉州事旣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日蒙班麟趾新制卽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

且調宮書甚刪秦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旣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

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卽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棗懷音梟獍猶變况承風稟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

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誼諱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

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陷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旣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欲論其尊卑辨

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基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旣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甚而中練思慕少殺念

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  
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爲齊  
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卽位非爲  
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爲與殺明矣公  
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卽位隱之也碁而中練父憂少衰  
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爲罪文傳  
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  
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  
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  
秋桓莊之際齊爲大國通于文姜魯公適之文姜以告

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  
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  
天爲父坤爲地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  
齊衰朞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  
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  
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  
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  
不稱卽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  
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碁而中練思慕少殺念

至於母故經書三日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  
 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  
 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故也按案此稱即位非為  
 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  
 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恭而中練父受少哀  
 始念於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  
 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  
 絕不為親得命也此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也  
 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求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  
 秋桓莊之際齊魯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誦之文姜以言

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  
 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  
 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人殺公  
 子彭生案即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  
 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  
 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者  
 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奉官兼廷  
 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諡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社弟子也性尚閑  
 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

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  
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  
爲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  
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踏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藜根而食之遇有疾  
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尚威嚴朝廷以  
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與和初卒年五十二吏  
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  
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  
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

下乃上言請加旌錄詔曰昔五袴興謠兩岐致詠皆由  
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  
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  
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  
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與坐  
事爲閹官壽與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與將  
卒遂冒養淑爲子熙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  
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



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豈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豈以淑行武邑郡未幾亦宋汝歸疑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大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訴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加中軍將軍司空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予予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

闕

魏書卷八十八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一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

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胡況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

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

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爲昆季以外戚爲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險人悍數爲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土息誅鋤奸黨過爲酷虐後爲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與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

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奸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有數亦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安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與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問撫其妻子問其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人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

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  
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爲兩宅  
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于往  
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劄  
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銀  
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銀  
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且聽在家自裁洪  
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疫及熒文炷國將三寸首足  
十餘處一時俱下而官又曰若按實不報及臨自盡沐  
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人逼還家庭如是再三泣歎

良父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  
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  
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  
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  
之宴飲醉酣之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  
敬笑語自若富貴赫奕富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自有  
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脩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兄矯等  
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從祖

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  
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  
浪王侍郎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  
筆札進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  
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高祖  
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冲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  
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  
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  
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練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旬月之  
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旣臨州本意未弭選召寮吏  
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  
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  
車駕幸鄴遵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  
行宮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  
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恠又虐於刑法謂何如濟陰  
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  
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  
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

高祖多奉以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  
不省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  
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  
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西道行  
臺至高平鎮遇城翻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宦而貲財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  
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胆量初爲虎賁中郎  
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金吾言馬遂領逃連及諸

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  
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  
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設防遏  
追窮之計宰司善之以赦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  
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盜家處盜險多止亡  
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  
盜赦提應募求捕逐乃以赦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  
殺之略盡因而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旣資前稱又藉此  
功除冠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通請貪  
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績真香驗  
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丕妻恃  
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熬提曰當為訴理幸得  
申雪願且寬憂不為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  
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熬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無辜證  
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  
狀如前處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  
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

下當為仇讎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  
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寮屬奔  
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  
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  
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  
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  
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  
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室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  
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



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

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

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  
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社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邊準  
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韶又述奏以  
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  
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  
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  
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  
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奸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  
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丸贓污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  
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卽眞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  
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各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  
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  
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并有汲水婦人  
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暹也答曰  
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  
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

魏書卷之十九 列傳 九  
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  
元義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  
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鄺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和中爲  
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  
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  
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久之行河南尹尋卽真肅宗以

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企改  
爲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  
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  
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  
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  
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  
太后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  
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  
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  
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

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會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殘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患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

子以爲有天道矣

通鑑卷之七十八

魏書卷八十九 列傳 十一

魏書卷九十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喬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

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今錄睦夸等爲逸士傳

睦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

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睦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

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旣死誰能更容睦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無子馮亮字靈通南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至洛隱居松高感英之德以時展勤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勸世宗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

經固辭不拜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敬事發連山中沙門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勅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旣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栖游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旣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世宗勅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

百匹以供凶事遺誠兄子綜斂以衣帽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帽巾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爲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蒼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止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



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倚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爲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

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頠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

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  
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  
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  
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  
余故採摭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  
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  
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  
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  
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墮

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  
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  
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  
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  
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  
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  
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  
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  
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

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旣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旣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音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髮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

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屨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未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者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

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窻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巨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

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憲計其戶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誦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

十之九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異一是實聲見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三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謚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卽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

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幃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雖仲舒不闕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謚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未有次

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術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  
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  
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  
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  
肅宗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  
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曠  
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嗚呼輩志懷纓冕畢志  
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  
有自然純德其孰能至於此哉



魏收書逸士傳亡史臣論全用隋書隱逸德論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十一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術藝第七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晁崇

張淵

殷紹

王早

耿玄

劉靈助

江式

周澹

李脩

徐蹇

王顯

崔彧

蔣少游

蓋小道必有可觀況往聖標曆數之術先王垂卜筮之  
典論察有法占候相傳觸類長之其流遂廣工藝紛綸  
理非抑止今列於篇亦所以廣聞見也

晁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家世史官崇善天文術數  
 知名於時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獲崇  
 後乃赦之太祖愛其技術甚見親待從平中原拜太史  
 令詔崇造渾儀歷象日月星辰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  
 興五年月暈左角蝕將盡崇奏曰占為角蟲將死時太  
 祖既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  
 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牯數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  
 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  
 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也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  
 黃門侍郎兄弟並顯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太

祖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竦太祖知而惡之後其家奴  
 告崇與懿叛又與闕臣王次多潛通招引姚興太祖銜  
 之及興寇平陽車駕擊破之太祖以奴言為實還次晉  
 陽執崇兄弟並賜死

崇兄子暉太祖時給事諸曹稍遷給事中賜爵長平侯  
 征虜將軍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劉駿鎮東平  
 郡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高宗不許暉乃為書以大  
 義責之卒

子林襲爵林卒子清襲事在節義傳

暉從弟繼太祖時稍遷中書侍郎給事中中堅將軍賜

爵襄平子除魏郡太守卒

子世宗襲爵卒

子元和襲卒

張淵不知何許人明占候曉内外星分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南征司馬昌明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父子爲靈臺令姚泓滅入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爲太史令世祖平統萬淵與辯俱見獲世祖以淵爲太史令數見訪問神麈二年世祖將討蠕蠕淵與徐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世祖前語在浩傳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鈎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爲驃騎軍謀祭酒嘗著

觀象賦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三極雖殊妙本同一顯昧雖遐契齊影響尋其應感之符測乎冥通之數天人之際可見明矣夫機象冥緬至理幽玄豈伊管智所能究暢然歌咏之來鶴同風人目閉羣宿能不能歌吟是時也歲次析木之津日在翼星之分閭闔晨鼓而蕭瑟流火夕暎以摧頽游氣眇其高舉辰宿煥焉華布覩時逝懷川上之感步秋林同宋生之感歎巨艱之未終抱殷憂而不寐遂彷徨於窮谷之哀杖策陟神巖之側乃仰觀太虛縱目遠覽吟嘯之頃懷然增懷不覺

至理拔自近情常韻發於宵夜不任咏歌之末遂援管而為賦其辭曰

陟秀峯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陟昇遐遠九觀紫宮之

環周嘉帝坐之獨標紫宮垣十五星在北斗北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宮中天帝位尊故言

也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華蓋七星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大帝

上迢迢高觀閻道之穹隆想靈駕之電飄閻道六星在遠之貌

帝之所乘躡靈駕之所由從電飄疾也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鑿機

衡南觀太微四維四方之維機衡謂北斗星太微宮十星在翼軫北三台皦皦以

雙列皇座罔罔以垂暉三台凡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極太微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皦

虎賁執銳於前階常陳屯聚於後闈謂之

太階虎賁一星在下台南故言前階常陳七星如畢狀在皇座北皆宿衛天帝前後備非常闈門宮中之門也

遂回情旋首次目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前別一宮之名皆相位次也仰見

造父爰及王良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

晉大夫善御九方漚之子良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傳說登天而

乘尾奚仲託精於津陽傳說一星在尾後傳說殷時隱於巖中殷王武丁夢得賢人圖

畫其象求而得之即立為相死精上為星乘尾在龍駟之間奚仲四星在天津北近河傍太古時造車輿者死而精上為星水北曰陽

織女明列於河湄牽牛煥然而舒光織女三星在紀星東端牽牛六星在河鼓南世人復以河鼓為牽牛五車亭柱於畢

陰兩河俠井而相望五車三柱都十四星在畢東北在宿北故謂之陰兩河河北河六

星俠東井東西遙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相對故曰相望也

灼灼羣位落落幽紀設官分職罔不相對故曰相望也

悉置

灼灼落落皆星光明希踈之貌羣位謂天設三公

所典罔無悉盡言無不儲貳副天庭延三吏儲貳謂太

盡備官職亦有之也帝座北三吏三公論道納言各有攸司論道謂三公坐

尚書獻星在太微宮中也將相次序以衛守九卿珠連而內侍太微宮十

將上相次將次相之位九卿三星在天街分中外之境星皆在上

四七列丸土之異天街三星昂畢間近月星陰陽之所

冠帶之倫皆屬焉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鄭國兗州房

心陝國豫州尾箕燕國幽州斗牛吳國揚州女虛危齊

國冀州營室東壁衛國并州奎婁魯國徐州胃昂畢趙

國冀州營室參魏國益州井鬼秦國雍州柳星張周國洛

陽二河參楚國荆州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歷地

有十二州之異之所國方土左則天紀倉楮攝提大角

攝提六星俠大角大角一星在攝提間二咸東咸四星

在房東北西咸四星在房西北此星主防奢淫詔佞之

事七公七星在招搖東接近貫索貫索為庫樓烟燭以

天獄刑獄失中則七公評議理其冤枉庫樓十星在太角南騎官二十

灼明騎官騰驤而奮足七星在氏南騎官典乘故曰騰

也驤天市建肆於房心帝座礫落而電燭天市二十四星

一星在天於前則老人天社清廟所居老人一星在弧

市中心南常以春秋分候之天社六星亦在弧明堂配帝靈臺考符明堂三星

南清廟十四星在張南南角外靈臺三丈人極陽而慌忽子孫嘽嘽於參嶠在太微西

星在明堂西二星在軍市西南星在南方故稱極陽慌忽謂星細小

遠邈難見老子曰忽兮恍兮其中象恍兮忽兮其中

有物子二星在丈人東等小貌孫二星在天狗接狼以

子東詩云嘽彼小星三五在東此之謂乎

萬曆二十四年刊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四

吠守野鷄伺晨於參墟

天狗七星在狼北野鷄一星在參東南天市中街主警怖故曰

吠守鷄能候時故曰伺晨

右則少微軒轅皇后之位嬪御相次尊卑

有秩

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白衣處士之位軒轅十七星在七皇北有皇后嬪御之位尊卑相次皆

秩序也御宮典儀女史執筆

御宮四星在鈎陳左傍此星主典司禮儀威容步趨之事

女史一星在柱下史比女史記識晝夜昏明節漏省時在鈎陳右傍

內平秉禮以伺邪天

牢禁愆而察失

內平四星在中宮南有邪媚之事以禮正之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有過失則

懲其愆也於後則有車府傳舍匏瓜天津

車府七星在天津東傳舍五星在華

蓋上一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

扶匡照曜麗珠珮珍

扶匡七星在天津東

麗珠五星在須女北麗柱衣珠珮珍后夫人之盛飾其星主皇后之服也

人星麗玄以閑逸

哭泣連屬而趨墳

人星五星在車府南麗附玄天言人星近於閑逸易曰日月星辰麗於天

在哭東墳墓四星在危南哭泣星行列趨向墳墓故曰

河鼓震雷以碣磔騰地蟠縈而輪菌

河鼓十二星在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碣磔騰地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地故曰

輪菌於是周章高眊還旋辰極既覲鈎陳中禁復覩

中南方而震雷易曰鼓之以雷霆此之謂也此星主聲音故曰碣磔騰地二十二星在營室北形狀似地故曰

天帝休息

鈎陳六星在紫宮中天皇大帝之所居諸宮別館及天牀星皆是休息寢臥而游也漸

臺可昇離宮可卽

漸臺離宮皆天宮臺之名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下離宮六星與營室相

連言天帝或升漸臺而觀或就離宮而游卽就也禮記曰卽宮于宗周也

酒旗建醇醪之旌

女牀列窈窕之色

酒旗三星在軒轅左角天設置酒宮為飲燕之事故建牙旗為擿女牀三星在紀星東北端奉侍天王之女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之美無妬忌之心乃可侍衛天王左右故言列窈窕也

輦道屈曲以微煥附路立于雲閣之側

輦道五星在織女西

足屈曲而細小故言微煥也附路一星在閣道傍言天帝出入由閣道附路豫防敗傷故言立於雲閣之側

其列星之表五車之間乃有咸池鴻沼王井天淵建樹

百果竹林在焉

列宿之外謂之表咸池三星在天潢東鴻沼二十三星在須女北王井四星在

參左足下天淵十星在龜星東南建樹百果星在胃南竹林二十五星在園西南江河炳著於

上穹素氣霏霏其帶天

江天江星乃炳然著見於天上素

氣者天河白氣素白神龜曜甲於清冷龍魚摘光以暎

連

神龜龜星也有五星在尾南龜知來事故稱神在河中故言清冷魚龍謂魚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為龍宿

故言龍魚此星在河中以又有南門鼓吹器府之官奏

彼絲竹為帝娛懽

南門鼓吹二星在庫樓南翼西南器

之事以娛熊羆綿絡於天際虎豹儵煜而暉爛

在狼星傍 弧精引弓以持滿狼星搖動於霄端

狼一星在參東南弧九星

在狼東南星傳云天 其外則有燕秦齊趙列國之名

謂

列宿之外復有諸國之名齊一星在九坎東趙二星在

齊北鄭一星在趙北越一星在鄭北周二星在越東秦

二星在周東代二星在秦南晉一星在代南韓一星在

晉西魏一星在韓北楚一星在韓西燕一星在楚南諸

列國之名凡 雷電霹靂雨落雲征

征行也雷電六星在營室南霹靂五星在

土公西南雲雨 陳車策駕於氏南天駟騁步於太清

陳車

四星在霹靂南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

園

三星在氏南房 園苑周回以曲列倉廩區別而殊形

園

十四星在苑南天苑十六星在昂畢南天倉六星 內則

尚書大理太一天一之宮

尚書五星在紫微宮門內東

太一天一各一星 柱下著術傳示無窮

柱下史一星六

甲候大帝之所須內厨進御膳於皇躬六甲在華蓋下

宮西南天船橫漢以普濟積水候災于其中天船九星在大陵北

積水一星陰德播洪施以恤不足四輔翼皇極而闡玄

風陰德二星在尚書西四輔四星俠北極播布洪大玄

天也陰德之官必有陽報夫陰施陽報自然之常數

貧窮困死生民之極艱以至困乏闕死遭陰德之終故

窮者不希周恤而惠與自至施者無求於報而酬答自

來斯乃冥中之理大象豈虛構其曜哉四輔星既翼

佐北極之樞又能闡揚天帝之風教故言闡玄風也恢

恢太虛寥寥帝庭恢恢寥寥皆廣大清虛之貌老子曰

恢恢太虛寥寥帝庭五座並設爰集神靈五座謂太微宮中五帝座也黃帝

靈威仰位東方赤帝赤燁怒位南

方白帝白招矩位西方黑帝汁光紀位北方黃帝含樞

姪在中央五帝各異並集諸神之宮與之謀國事孝經

援神契曰並設神乃命熒惑伺彼驕盈

熒惑常以十月

蓋集謀此之謂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

受制何無道之國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

故曰伺彼驕盈也執法刺舉於南端五侯議疑於水衡

太微南門謂之執法刺舉者刺姦惡舉有功五侯五

星在東北東井為水衡辨疑獄五侯議而評之也金

火時出以成緯七宿匡衛而為經金火熒惑太白也七

謂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經故舉金火七宿為言則五

星二十八宿可知也言五星出入伏見有時不常也觀夫天

官之羅布故作則於華京言天官羅布於上王者法效

於下論語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及其災異之興出無常所

言災異出無常宿隨其

善惡而處之假使鄭國

有事則變歸邪繽紛飛流電舉

如星非星如雲非雲謂

見角亢也歸邪繽紛飛流電舉

之歸邪夾以微氣故稱

續紛飛飛星也流流星也飛星與流星各異飛生

妖星

焱去而迹絕流星迹存而不滅電舉者似焱電長

起則殃及晉平地乘龍則禍連周楚

春秋魯襄公十年

春正月戊子妖星

萬曆三十四年刊

魏書卷九十一

列傳

七

甲候大帝

所須內厨

進御膳

於皇躬

六甲在華蓋下



出於婺女見於申維婺女屬齊申為晉分梓慎見妖星  
出知晉侯以戊子日死地乘龍謂襄公二十八年歲星  
次天津於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主木位在東體合  
房心故名龍虛在坎坎子位次玄枵龜地之類歲星失  
次行虛之外出其下故曰地乘龍龍位壽星宋鄭之分  
梓慎見地乘龍知飢在宋鄭然禪竈以為周王及楚子  
皆死二人推變不同所見各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也  
或取證於逢公或推變於

衝午逢公齊邑姜之先言逢公死時亦有此星見梓慎  
推星以此方之知晉平公將死衝午謂虛宿對午

水府昔堯遭洪水填星逆行入水  
府書曰欽明文思光被萬邦洪波滔天功隆大禹

言洪水既出堯命鮪治之而功不成乃復命禹治而平  
之禹有濟世之難治水之功書曰洪水滔天又曰禹錫

厥成功此則冥數之大運非治綱之失緒言堯遭洪水  
致填星逆行

之異非不德所致蓋象外之妙不可以蠹理尋重玄之  
此乃運數應爾也

內難以熒燎覩言玄理微妙不可知見也至於精靈所感迅踰駭嚮

荆軻慕丹則白虹貫日而不徹昔荆軻慕燕太子丹之  
義入秦為刺客雖至精

感上而事竟不捷衛生畫策則太白食昴而摘朗昔衛先生為  
秦畫策於長

平昭王疑而不信魯陽指麾而曜靈為之回駕魯陽古  
之賢人

太白有食昴之變以手麾日嚴陵來游而客氣著於乾象昔光武為白衣  
時與嚴陵相厚

能再回也善及登帝位陵來入見太史奏曰客  
星犯帝座光武詔曰乃嚴子陵非客斯皆至感動於神

祇誠應効於既往爾乃四氣鱗次斗建辰移雖無聲言三

光是知言四時代謝不常每月斗移建一辰天星中定

於昏明影度以之不差測水旱於未然占方來之安危

孟春正月昏參中日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日建星中

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日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日婺

萬曆二十四年刊

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心中旦至  
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  
觜觶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  
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  
旦氏中冬至之日建八尺之標影長一丈三尺五寸也  
夏至之日影長一尺六寸也影長為水影短為旱也

陰精乘箕則大颯暮鼓西南入畢則淫雨滂沱陰精月也東北

失道入箕則多風移而西南失道入畢則多雨雨三日  
為淫雨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書曰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此譬有音鍾之應銅山風雲之從班螭言雲從龍風從虎同

氣相求同類相應蜀若夫冥車潛駕時乘六虬大儀回

運萬象俱流六虬六龍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此皆是天回運轉北斗俄其西傾

羣星忽以匿幽幽暗也望舒縱轡以騁度靈輪浹旦而過

月望舒月也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運轉過周一

度浹匝也至旦曉而過爾乃凝神遠矚矚目八荒察之

無象視之眇茫狀若渾元之未判別又似浮海而觀滄

浪幽遐迥以希夷寸眸焉能究其傍疑神精不動也言極遠傍視茫然若

造化之始元氣未分似浮游遠望而不見其邊論語曰乘桴浮於海老子曰聽之不聞其聲名曰希視之不見

其形名於是乎夜對山水栖心高鏡遠尋終古攸然獨

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瑞應圖曰景星大如

光明當堯之時有此星見故美堯之德能致之也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

競昔舜將受禪於堯先有星見且而無鋒言舜當用士德王天下星見而無芒角者示揖讓而受不以兵

事爭競也疇呂尚之宵夢善登輔而翼聖昔大公未遇文王時釣魚於磻溪夜

夢得北斗輔星神告尚以伐欽管仲之察微見虛危而

紂之意事見尚書中侯篇也

知命昔管仲與鮑叔牙商賈於南陽見三星聚虛危歎

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政當春秋時熒惑守心景公

而延二壯漢祖之入秦奇五緯之聚映昔漢祖入秦五

分爾乃歷象既周相伴巖際相伴尚伴也尚書尋圖籍

之所記著星變乎書契覽前代之將淪咸譴告於昏世

言先代之君將淪亡天必告災異之徵也桀斬諫以星孛紂酖荒而致堯

星見則太平應堯字作而禍亂興天之常也昔夏桀無

道斬關龍逢而極惡字星見湯伐之放於鳴條之野殷

紂設炮烙之形彗星恒不見以周衰枉虵行而秦滅音

出武王音之白旗也莊公十年夏四月恒星不見自是以後周室衰微枉

矢出虵行而無尾自昔項羽入關有此變見漢書諒

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言天以冥應玄象為變誠

庸王之難悛故明君之所察言庸君闇主玄象譴告不

君明主則不然見天堯無為猶觀象而況德非乎先哲

災異懼而脩德也夫唐堯至治猶歷象璇璣闕七

政况德不及古而不觀之乎先是太祖太宗時太史

令王亮蘇坦世祖後破和龍得馮文通太史令閔盛高

祖時太史令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趙勝趙翼趙洪

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官者又有容城令徐

路善占候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

問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即時應至隆宗先信之遂

遣人試出城候焉俄而赦至時人重之永安中詔以恒

州民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

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令胡世榮張龍  
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  
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爲  
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  
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官圖合爲七十五卷

僧化者東莞人識星分案天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  
泰中爾朱世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出  
帝召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  
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時有河間信都芳字王琳好  
學善天文等數其甚爲安豐王延明所知延明家有羣書

欲抄集五經等事爲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爲樂書又聚  
渾天欹器地動銅鳥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書爲器準  
並令芳筭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  
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  
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齊獻武王以爲中外府田曹  
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驪馬不肯乘  
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歐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  
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數  
十卷武定中卒

殷紹長樂人也少聰敏好陰陽術數游學諸方達九章

七曜世祖時爲筭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以藝術爲恭宗所知太安四年夏上四序堪輿表曰臣以姚氏之世行學伊川時遇游道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興時將臣南到陽翟九崖巖沙門釋曇影間興卽北還臣獨留住依止影所求請九章影復將臣向長廣東山見道人法穆法穆時共影爲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披釋章次意況大旨又演隱審五藏六府心髓血脉商功大筭端部變化玄象土圭周髀練精銳思蘊習四年從穆所聞粗皆髣髴穆等仁矜特垂憂閔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黃帝四

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爲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等文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齎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居險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維鶉火月呂林鍾景氣鬱蒸感物懷歸奉辭影等自爾至今四十五載歷觀時俗堪輿八會逕世已久傳寫謬誤吉凶禁忌不能備悉或考良日而值惡會舉吉用凶多

逢殃咎又史遷郝振中吉大儒亦各撰注流行於世配會大小序述陰陽依如本經猶有所闕臣前在東宮以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錄集其要最仰奉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又貴賤階級尊卑差別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內呈先帝晏駕臣時狼狽幾至不測停廢以來逕由人載思欲上聞莫能自徹加年之齒頽餘齡旦暮每懼殂殞填什溝壑先帝遺志不得宣行夙夜悲憤理難違匿依先撰錄奏謹以上聞請付中祕通儒達士定其得失事若可施乞卽班用其

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官及兵法尤善風角太宗時喪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爲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因爲同縣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讎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爲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壯士七人令一人爲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許平日當有十人跟隨向西北行中有二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提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

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  
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內遇有卒風振樹  
早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將有兩匹馬一  
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卽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別語訖  
便入召家人隣里辭別語訖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  
如期果有二馬一白一赤從涼州而至卽促早上馬遂  
詣行宮時世祖圍涼州未拔故許彥薦之早彥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得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  
日內必剋世祖從之如期而剋輿駕還都時久不雨世  
祖問早曰何時當雨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時

猶無片雲世祖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氣  
四合遂大雨滂沱世祖甚善之而早苦以疾辭乞歸鄉  
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彥以其術勝恐終妨已故  
譎令歸耳

耿玄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坐於室內有客扣門玄已  
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  
別有林占世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  
者玄則拒而不許每云今旣貴矣更何所求而復卜也  
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  
故玄多見憎忿不爲貴勝所親官至鉅鹿太守顯祖高

祖時有渤海高道挺清河趙法逞並有名於世世宗蕭  
宗時奉車都尉清河魏道虔奉車都尉周恃魏郡太守  
章武高月光月光弟明月任玄智雍州人潘捺並長於  
陰陽卜筮故玄於日者之中最爲優洽冠軍將軍濮陽  
賈元紹章武呂肫濟北馮道安河內馮懷海東郡李文  
殊並工於法術而道虔月光文殊爲優其餘不及浮陽  
孟剛饒安王領郡善銓錄風角章武顏惡頭善卜筮亦  
用耿玄林占當時最知名范陽人劉弁亦有名於世  
劉靈助燕郡人師事劉弁好陰陽占卜而麤疎無賴常  
去來燕恒之界或時負販或復劫盜賣術於市後自代

至秀容因事介朱榮榮性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途被  
親待爲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王公卿士悉  
見屠害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於行宮靈  
助以其州里衛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  
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祿大夫封長子縣開國伯食邑  
七百戶尋進爵爲公增邑通前千戶後從榮討擒葛榮  
特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幽州刺史又從大將軍上黨  
王天穆討邢杲時幽州流民盧城人最爲兇捍遂令靈  
助兼尚書軍前尉勞之事平而元顥入洛天穆渡河靈  
助先會介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內令靈助筮之靈助



曰未時必剋時已尚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至矣榮鼓  
之將士騰躍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  
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當  
破賊詔曰何日靈助曰十八十九間果如其言車駕還  
宮領幽州大中正尋加征東將軍增邑五百戶進爵爲  
燕郡公詔贈其父僧安爲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射  
慰勞幽州流民於濮陽頓丘因率民北還與都督侯淵  
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加車騎將軍  
又爲幽并營安四州行臺及尒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  
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尒朱有誅

滅之兆靈助遂自號燕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靈助馴養大鳥稱爲巳瑞妄說  
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甕爲人  
象畫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之法民多信之於時河  
西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尒朱兆頻戰不利故靈  
助唱言尒朱自然當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之民  
悉從之從之者夜悉舉火爲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  
以普泰元年三月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  
侯淵尒朱羽生等戰戰敗被擒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  
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尒朱亦必滅

及將戰靈助自筮之封成不吉以手折蓍棄之於地云此何知也尋見擒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獻武王以明年閏二月破西胡於韓陵山遂滅兆等永熙二年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幽瀛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子宗輝襲興和中開府屬齊受禪例降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六世祖瓊字孟瑯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西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太延五年涼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

是擢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之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華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殄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心尊號謚冊特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文觀鳥獸之跡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

取制未能悉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  
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  
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  
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  
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  
言其後七國殊執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  
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  
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  
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  
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

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  
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  
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  
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  
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  
形雖無厭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  
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  
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  
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  
及亡新居攝自以應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

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愷文毀於譽痛字敗於訾更詭任

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

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覲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嗣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偏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羽各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

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日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翫神虫爲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脩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徃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覲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

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

凡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途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拜就太常冀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

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又除宣威將軍符璽郎尋加輕車將軍正光中除驍騎將軍兼著作佐郎正史中字疑四年卒贈右將軍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

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世宗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眾未有如崔浩之妙

周澹京兆鄠人也為人多方術尤善醫藥為太醫令太宗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由此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飢朝議將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

酒崔浩進討論不可之意太宗大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也詔賜澹浩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匹綿五十斤秦常四年卒謚曰恭時有河南人陰貞家世為醫與澹並受封爵清河李潭亦以善鍼見知子驢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父元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克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姓從之寔大為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者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

累遷府參軍督護本郡士門宿官咸相交昵車馬金帛  
酬賚無貲脩兄元孫隨畢衆敬赴平城亦遵父業而不  
及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脩略與兄同晚入代京  
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  
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  
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  
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  
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高祖文明太后時令脩診  
視之一日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遷洛  
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後數年卒贈威遠將軍青州刺

史

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丹陽人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  
謩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顯祖欲  
驗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  
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后  
時問治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也謩合和藥劑攻救  
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甚祕忌奉奉不得其意者雖貴爲  
王公不爲措療也高祖後知其能及遷洛稍加眷幸體  
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令處治又除中散大夫



轉右軍將軍侍御師嘗欲爲高祖合金丹致延年之法  
乃入居崧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二十二年高  
祖幸懸瓠其疾大漸乃馳驛召嘗令水路赴行所一日  
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果有大驗高祖體少瘳內  
外稱慶九月車駕發豫州次于汝濱乃大爲嘗設太官  
珍膳因集百官特坐嘗于上席遍陳餽觴于前命左右  
宣嘗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  
無方形稟有礙憂喜乖適理必傷生朕覽萬機長鍾草  
運思芒芒而無息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痾心容頓竭  
氣體羸瘠王凡在慮侍御師右軍將軍徐成伯馳輪太

室進療汝蕃方窮丹英藥盡芝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  
乃令沈勞勝愈篤瘵克痊論勤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  
暴疾程和應增封辛疚數朝錢爵大墜况疾深於曩辰  
業難於疇日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  
其舊逕高秩中暫解退比雖銓用猶未闕準舊量今  
事合顯進可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  
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匹雜物一  
百匹四十匹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匹一匹  
出驛騮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  
咸陽王禧等各有別賚並至十匹從行至鄴高祖猶自

發動蹇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高祖疾勢遂甚戚戚  
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高祖崩蹇隨  
梓宮還洛蹇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  
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祿大夫加平北將軍  
卒延昌初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靖

子踐字景升小名靈寶襲爵歷官兗州平東府長史石  
中郎將建興太守

踐弟知遠給事中

成伯孫之才孝昌初爲蕭衍豫章王蕭綜北府主簿從  
綜鎮彭城綜降其下僚屬並奔散之才因入國武定中

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昌安縣開國侯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自言本東海郟人王朗之後  
也祖父延和 中南奔居于魯郊又居彭城伯父安上劉  
義隆時板行館陶縣世祖南討安上棄縣歸命與父母  
俱徙平城例敘陽都子除廣寧太守顯父安道少與季  
亮同師俱學醫藥粗究其術而不及亮也安上還家樂  
平頗參士流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  
有決斷才用初文昭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  
化而爲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  
召徐謩及顯等爲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

針顯云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召補侍御師尚書儀曹郎號稱幹事世宗自幼有微疾久未差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眴識又罷六輔之初顯爲領軍千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游擊將軍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內乞臨本州世宗曾許之積年未授因是聲問傳于遠近顯每語人言時旨已決必爲刺史遂除平北將軍相州刺史尋召馳驛還京復掌藥又遣還州元愉作逆顯討之不利入除太府卿御史中尉顯前後歷職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入內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

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更換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口喧譁聲望致損後世宗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既建以爲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世宗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爲立館宇寵振當時延昌二年秋以營療之功封衛南伯四年正月世宗夜崩肅宗踐祚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爲憂懼顯旣蒙任遇兼爲法官侍勢使威爲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臨執呼寃直問以刀鐐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

始顯布衣爲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誠其勿爲吏  
官吏官必敗由是世宗時或欲令其遂攝吏部每殷勤  
避之及世宗崩肅宗夜卽位受璽冊於儀須兼太尉乃  
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矣

崔或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  
外兵郎贈通直郎或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  
學知名早卒或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  
卷及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  
療或針之抽針卽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  
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瀟

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或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爲太中大夫司徒長史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  
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爲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  
名猶在鎮後被召爲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  
愛其文用途並薦之與聰俱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  
庇李冲兄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  
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  
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爲體練由少游舅氏崔光與李

沖從叔衍對門婚姻也高祖文明太后常因密宴謂百官曰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眷識如此然猶驟被引命屑屑禁闥以規矩刻績爲務因此大蒙恩錫超等備位而亦不遷陟也及詔尚書李沖與馮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始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爲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高祖脩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前將軍兼將作大匠仍領水池湖泛戲舟楫之具

及華林殿沼脩舊增新改作金墉門樓皆所措意號爲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伸其才用恒以剗刷繩尺碎劇忽忽徙倚園湖城殿之側識者爲之歎慨而乃坦爾爲已任不告疲耻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景明二年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諡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爲太極立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高宗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高祖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爲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翫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

世宗肅宗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備郭安興並  
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爲匠也

高祖時有范甯兒者善圍碁曾與李彪使蕭蹟蹟令江  
南上品王抗與甯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高光宗善樗  
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  
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  
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哲之教存焉雖不可以專亦  
不可得而廢也徇於是者不能無非厚於利者必有其  
害詩書禮樂所失也鮮故先王重其德方術伎巧所失

也深故往哲輕其藝夫能通方術而不詭於俗習技巧  
而必蹈於禮者幾于大雅君子故昔之通賢所以戒乎  
妄作晁崇張淵王早殷紹耿玄劉靈助皆術藝之士也  
觀其占候卜筮推步盈虛通幽洞微近知鬼神之情狀  
周澹李脩徐謩王顯崔彧方藥特妙各一時之美也蔣  
少游以剗刷見知沒其學思藝成爲下其近是乎  
魏書卷九十一終

此卷王顯以前魏收舊書崔彧蔣少游傳全出北史  
及小史史臣論亦取北史藝術傳論而北史全用周  
隋書藝術傳論云

其妻夫誼嚴衣衾四日不食

六節者七十

魏書卷九十二 列傳列女第八十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兕先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妻劉氏

盧元禮妻李氏 河東孝女姚氏

刁思遵妻魯氏

夫婦人之事存於織紵組紃酒漿醢醢而已至如嫫訓  
軒宮娥成舜業塗山三母克昌一邦殆非匹婦之謂也  
若乃明識列操文辯兼該聲自閨庭號顯列國子政集  
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隨時綴錄代不乏人今書魏世  
可知者為列女傳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勃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  
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於時婦人莫能及李敷公

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彭城劉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  
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諸  
嫂喻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  
嘉妻中書令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之詩曰兩儀  
正位人倫肇甄爰制夫婦統業承先雖曰異族氣猶自  
然生則同室終契黃泉其封生令達卓為時彥內協黃  
中外兼三變誰能作配克應其選寔有華宗挺生淑媛  
其京野勢殊山川乖互乃奉王命載馳在路公務既弘  
私義獲著因媒致幣邁止一暮其率我初冠眷彼弱笄



形由禮比情以趣諧忻願難常影跡易乖悠悠言邁戚戚長懷其時值險屯橫離塵網伏鎖就刑身分土壤千里雖遐應如影響良嬪洞感發於夢想其仰惟親命俯

尋嘉好誰謂會淺義深情到畢志守窮誓不二醮何以

驗之殞身是効其人之處世孰不厚生必存於義所重

則輕結念鍾心甘就幽冥永捐堂宇長辭母兄其茫茫

中野翳翳孤丘葛藟冥蒙荆棘四周理苟不昧神必俱

游異哉貞婦曠世靡儔其

鉅鹿魏溥妻常山房氏女也父堪慕容垂貴鄉太守房

氏婉順高明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

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死不足恨但夙心往志不聞於沒

世矣良痛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

以抱怨於黃墟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

君子義在自卑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顧

當以身少相感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

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

助喪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

房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

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

房之內未會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座席緝年十

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  
啓母房命駕給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知之也行數  
十里方覺兄弟來追房哀歎而不反其執意如此訓導  
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  
不及已者輒屏臥不餐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  
如是年六十五而終緝專在序傳緝子悅爲濟陰太守  
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祿大夫高閭爲其文序云祖母  
房年在弱笄難貞守志秉恭妻之操著自毀之誠又頌  
曰爰及處士遘疾夙獨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  
誓敦久要誕茲令胤幽感乃昭溥未仕而卒故云處士

藥部郎胡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  
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爲醞之爲有司所糾王氏詣曹自  
告曰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爲也張氏曰姑老抱患  
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司疑其罪不知所處  
平原王陸麗以狀奏高宗義而赦之

平原鄒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爲靈縣民所殺追執讎  
人男玉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  
夫爲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  
司處死以聞顯祖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

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性嚴明高尚  
歷覽書傳多所聞知子景伯景光崔氏親授經義學行  
脩明並爲當世名士景伯爲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  
請焉貝丘民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爲之悲傷入白  
其母母曰吾聞聞不如見山民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  
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  
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  
伯爲之泣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  
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吓

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厲  
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娉幣旣畢未及成  
禮兒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  
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  
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  
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  
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  
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  
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璣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

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疆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教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閩人存承祖姨也家貧無產業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疆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則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

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母謂不供給之乃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疆昇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存家內外皆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一姨致法以姚氏婦衣裳敝陋特免其罪其識機雖呂須亦不過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年十七夫亡遺腹生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而嫁之劉氏自誓弗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  
哀傷過禮形容毀頓永不沐浴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  
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渤海人學識有文才高祖勅令  
入侍後宮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同郡耿氏女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  
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  
殞見者莫不悲歎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榜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鉅鹿人尚書令任城王澄之母澄爲  
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

任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先  
守要便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喻之逆順於是  
咸有奮志親自巡守不避矢石賊不能剋卒以全城澄  
以狀表聞屬世祖崩事寢靈太后令曰鴻功盛美實宜  
垂之永年乃勅有司樹碑旌美

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世宗  
時金龍爲梓潼太守郡帶關城戍主蕭衍遣衆攻圍值  
金龍疾病不堪部分衆甚危懼劉遂率厲城民脩理戰  
具一夜悉成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  
陰圖叛逆劉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

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外城尋爲賊陷城中  
絕水渴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  
於天俱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至衣服  
懸之城中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儲之於是人心益固  
會益州刺史傅豎眼將至賊乃退散豎眼歎異具狀奏  
聞世宗嘉之正光中賞平昌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授子  
慶珍又得一子出身慶珍卒子純陶襲齊受禪爵例降  
慶珍弟李武定末儀同開府司馬

貞孝女示者趙郡栢人人趙郡太守李叔胤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性至孝聞於州里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

賴母崔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扶不  
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隔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絕日就羸  
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乃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  
八九焉後元禮卒李追亡撫存禮無違者事姑以孝謹  
著母崔以神龜元年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絕一  
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  
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洛八旬方達攀輓號踊遂卒有  
司以狀聞詔曰孔子稱毀不滅性蓋爲其廢養絕類也  
李旣非嫡子而孝不勝哀雖乖俯就而志厲義遠若不  
加旌異則無以勸引澆浮可追號曰貞孝女宗易其里

為孝德里標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  
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垂泣隣伍異之正光  
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泣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數日  
不勝哀遂死太守崔游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  
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  
大道北至今名為孝女冢

滎陽刁思遵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  
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父  
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各護寡女不使歸寧魯  
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  
廢帝詔曰貞夫節婦古今同尚可令本司依式標榜

史臣曰 闕

魏書卷九十二終

萬曆二十四年刊

此傳雖差多於北史小史然亦未完

列傳卷三十三

列傳

三

太守崔游申

之曹煥改其里曰

今名為孝女家

妻曾氏

齊書曰

今國道四百今今國道四百

今國道四百今今國道四百



